蜀中廣記

三六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八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八

州北道一

觀音菩薩化身有宋元祐中守晉州知安岳縣事趙嗣業記曰大唐克幽禪師俗姓李氏其先隴西人因官入蜀家于遂之長江縣幼玩世典有志於仕而緣在於佛

因以得疾見猛焰相逼遂發志出家求無上道應念火
滅疾亦尋愈往依成都淨衆寺無相大師金和尚而師
資道合投針相契就削髮圓具無相即授以心要師亦
靈根宿植言下頓悟無相謂師汝如香象渡河深通我
願付法之最當在汝也遣往彭門白鹿山結庵而居無
相一日謂衆曰東雷鳴矣衆莫之測會杜公濟節度東
川果欽師道延請歸住持遂之石佛寺說法為人大歷
七年忽現瑞相身坐圓光中遠近花卉變成蓮蕚人皆

異之刺史鮮于公曾叟皇叔李公樸深所信奉參叩密旨
由是學徒雲集嘗曰汝等諸人勿學凡夫三乗外厭諸
相而不了知相逐相生相繼無窮流浪生死凡受法者
須具福智二門行住坐卧不離此心即六識清淨妙周
沙界故經云所見色與欲等所聞聲與響等但心不生
則諸法空寂其示人略如此先是資陽處寂禪師囑其
衆曰吾示滅矣四十年後當有東來菩薩收吾舍利為
吾造塔開元乙亥歲寂入滅至大歷戊午歷歲四十四

而師遣門人昇岸等往為營建開壙獲記一如所言建
中大旱井泉枯竭師遥指寺之西北隅往視卓錫焦崖
水湧衆賴以濟今謂之聖水井貞元三年五月師告衆
曰吾此方緣盡不久將行刺史韋成武聞知師衆詣寺
請師久住濟度羣品師曰吾未嘗去但衆生緣盡耳九
月十一日復升座曰時至矣趺坐而化報齡六十僧臘
三十五韋公命其徒建塔於寺之南以葬全身會昌中
寺廢塔毀地陷成池瑞蓮時出往取則無有天復年間

相國瑯琊王公簡見一僧立府庭遣人逐之至池所而
没因發掘其地得異骨如金色鈎鎖相連其教謂之菩
薩骨也乃復建塔藏之併輿其寺而五色圓光現谷中
人以為觀音化身即於塔之側創一堂塑像莊嚴以表
其事謂之聖觀音往往曉色開霽日出霧升團為圓相
布為五色觀者堵立自見其形現光相中至今猶然太
守馮公了達佛乘以外護之力謂禪師應化靈跡如此
而舊記闕畧乃以其事畀嗣業輒緝拾始末可傳信者

詳而書之以示後人　按石佛寺今名廣德馮公名均愉時爲朝請大夫兼遂寧縣軍府事也崇寧中封秦國太師劉懷遠慶元中叅知政事何澹寶慶中釋隆棨俱有詩碑言金骨化身之事

宋釋法成涼州人不餌五穀唯食松栢脂狐居巖穴習禪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告衆云亡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

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
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宋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
願求見佛先捨三指末誓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大
明三年二月八日於蜀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
焚身供養刺史張悅躬出臨視道俗着舊觀者傾邑行
雲為結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
龍從積升天時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為收灰起

塔

宋元徽初有異僧亡名氏到梓州上牛頭寺主僧厚相禮待別去贈以木鑰曰後思見我當至中岩石筍扣之明年寺内低頭佛失珠主僧窘甚行至青神中岩以鑰扣石筍峯裂為三乃見昔僧曰盜取佛珠江濱我得之久矣主僧受珠而還見本志

梁梓州牛頭寺釋明達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嚴持齋戒年及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

則內樹道因廣濟為懷遊行在務以天監初來自西戎至於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刦州郡徵兵克期誅討達獨行諸壘慰喻招引尚介不悛俄而風雨晦冥雷霆震擊羣賊驚駭叩頭求哀乃教具點千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翕然望國並從王化襁負排藪獺獸前趨者其徒充澤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里坦然達之力也後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縛𤝔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

夜中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脱重以湯洗如前
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脚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
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構浮圖精舍不訪材石直
尋匠工道俗咸怪其言于時三月水中得一長材正堪
刹柱長短合度引而竪焉至四月來涪水大溢木流翳
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皂素通皆接取從橫山
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
而成就矣達躬襲三衣並是麤布破便治補寒暑無革

有時在定據于繩床赫然火起衆往撲滅唯覺清涼有
沙門偕救者積患攣躄來從乞瘥達便授杖令行不移
晷景驟步而返斯陰德顯濟功不可識其例若斯後遁
始興王還荆州卒於江陵春秋五十有五
梁釋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
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乃下都住龍光寺從僧旻法師
禀受五聚經涉數載義頗染神旻曰此君任性儁警智
慮過人但恨迴惑不倫動靜險躁幸值通人優接當成

一世名士若不遇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大法矣淵不省因自建講筵貨財周贍篤勵辛勤有倍恒日每言大丈夫當使人事我何能久侍人乃廣寫義疏緘封一麓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謔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麓未來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帙西反還住舊寺標定義府道俗懷欽於是論筵頻建聽衆數百自重名行少賓知己沙門智訓遊學京華敷論通敏同還本壤投分與交淵弗之許也後

寺庫犯官淵以身代當強悍不弭至於事成知當必敗
以刃自刎時年六十一
周釋寶彖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昌隆之蘇溪年
七歲至巴西郡太守楊眺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名為
老子彖曰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年廿有志四方得
出家即受具戒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又抄集醫方療諸
疾苦或報以金帛一無所受彖雖道張井絡風播岷峩
見大集一經未弘蜀境為之疏記欲使後學有歸忽感

風疾不言久之命將欲絶私心發誓願諸佛護念作是念已忽然能語吾即當去合掌奄然卒於潼州光興寺即綿州振響寺也時保定元年

周釋寳海姓龔閬中人出家有遠志時揚都佛法崇盛下峽至金陵依雲法師聽習成實亟發清譽引衆別講徒屬兼多及後還蜀住謝西寺武陵王紀作鎮井絡每就海宿請談玄理乃忘晝夜至旦王將盥手日影初出王曰日暉粉壁狀似城中風動刹鈴方知寺裏其晨車

葢迎王馬復嘶鳴海曰遥看葢動喜遇陳思忽聽馬鳴慶逢龍樹相與欣笑而出年八十謂門人法明曰吾死至矣一無前慮但悲去後圖塔湮滅耳當露屍以遺鳥獸及周建德果被除屏今院宇荒毀唯餘一堂容像存焉

唐釋靈睿姓陳本惟潁川流寓蜀部益昌之陳鄉人也其母以二月八日設齋乞子夢見松林下坐有七寶鉢於樹顛飛來入口便覺有娠即不喜五辛諸味及其誕已設或食者母子頭痛於是遂斷八歲二親將至道士

所令誦步虛詞面孔血出遂不得誦還家入田遇見智
勝法師便隨出家一夏之中大品暗通開皇初高麗印
公入蜀講三論又為印之弟子後隨入京流聽諸法大
業之末返蜀部住法聚寺武德二年安州暠公上蜀在
大建昌寺講開大乘睿止法筵三年後還本住常弘此
部經睿身相黑短止長五尺言令所及通悟為先及唐
貞觀元年通州騫禪師作檀越盡形供給三百聽衆至
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夜睿夢有衣冠者來迎騫往西方

去徒衆鉢中皆空無物至三十日寺鐘大小七口銅磬十餘一時皆鳴至三更據繩床跏坐而終脣自此後周流講唱傳化不絕至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三更大風忽起高聲言曰靈脣法師來年十月往南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世音菩薩所受生也至期十月三日合寺長幼道俗見旛華菩薩滿寺而下脣間出看斂容立終堅住不倒扶臥房中三更忽起跏坐如生時年八十三然其潔清童稚過中不飲具盡報云

唐釋惠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人六歲出家爲斌法師弟子於黄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寺欲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露寺受戒唯聽四分餘義傍通夢見三日三夜天地闇冥衆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日後周毁經道方知徵應即返故鄉南山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送茯苓甘松香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爲幽顯受菩薩戒後有

獼猴羣來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為曰時君異也
佛日通也深怪其言尋爾更有龍飛獸集香氣充山祥
異衆矣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
出世時號開皇即將出山以事奏聞蒙預出家大業中
勑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為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
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馱物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安置
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褋即入房中取錫杖三衣
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驢騾一時倒仆如死兩手

各孳一馱擲弃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虔陽大
喜一無所怪書曰弟子數病不逢害鬼蒙得律師破慳
貪袋深為大利今附沉香十斤細綾十段仰贈後還京
日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羣
白日獨坐見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
人同心忽失半身將無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尋爾
午時主便無疾而逝春秋八十九
隋釋善胄俗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開皇末

蜀王秀鎮部梁益攜與同行會文帝勑送舍利于梓州牛頭山華林寺嚴興至州館夜發光明徹屋掘塔基深入丈餘得古瓷瓶有水清澄又堂內彌勒亦放眉間紫光前七度見者以為神異焉師大弘法席深習禪定以武德三年八月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有一謂門人曰我一生正信在心不慮淨土不生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見不語頃便卒葬于城南韋曲之北崖遵遺令也

唐梓州沙門紹闍黎玄武人未出家前山行見一大虫

甚瘦將一子於澗中取蝦子蝦子又不可得紹乃歎曰此蟲應在深山令乃出路飢渴甚矣等是一死不如充此飢渴乃脫衣往卧蟲前蟲避去後方出家唯誦經行道而已更無異行大業之初汝州界蟲暴非常三五十人持杖不敢獨行紹乃往其處立茅苫而坐蟲皆遠徙道路清夷年一百九歲乃見疾謂弟子曰我欲露屍乞諸蟲鳥而虎嫌我身生尚不食豈死能嘗可焚之無餘燼弟子等不忍依其言乃露屍月餘鳥獸不犯始收葬焉

唐釋靖邁梓潼人也少孺矜持長高志操特於經論研覈造微氣性沉厚不妄交結遊必擇方抵于京輔貞觀中屬玄奘西回勑於廣福寺翻譯遂名證義大德諳練大小乘經論為時所尊尚者得一十一人邁預其精選即居慈恩寺也同普光寺棲玄廣福寺明濬會昌寺辯機終南山豐德寺道宣執筆綴文皆推適變故得經心矣靖邁著譯經圖紀四卷編于藏

唐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姓陳八歲出家為正道法師

弟子後誦法華開講牛頭山常有雙鵜依時聽講講百餘遍兩度放光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衆吾造山寺可用十萬貫恨未用備今便永别言訖而卒春秋九十七合寺房堂皆動而作白色經一食頃

唐梓州釋慧震姓龐住通泉寺聽曇高師三論大領玄旨福力所被蜀部逕推曇高之還南得袈裟三百領以贈路首每年正月轉藏經千人袈裟奉施無闕常弘三論聽衆百餘忽於高座似悶見人語曰西山頭好造大佛旣

覺下座領衆寀行中堪造像兩邊泉流即命石工鐫鑿
坐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
三萬慶此尊容其像口中放大白光遠近同奉先有一
馬日行五百里曽經入陣餘馬並死唯此得還至十四
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日震聞毛竪有一異僧名為
十力語震曰馬與主別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五日日
正中時應入涅槃法師須散財物無留於後於身何益
言已而隱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四

遂悲敬來者皆給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内外皆集至於八日香氣鬱勃充滿寺中傾邑道俗共聞異香捨散山積至十五日氣猶不歇從旦至午寺内樹木土地皆生蓮華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𡒉施早食訖手執香爐繞盧舍那三帀還於佛前胡跪正念大衆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五十萬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安繩床扶屍置上

經百餘日猶不委仆道俗萬餘悲泣相繼焉

唐梓州慧義寺清虛姓唐氏本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廻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諷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鄰居失火連甍灰燼唯虛之屋猋然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真寺工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於澗挈瓶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法藏聞其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師入彌勒閣内焚香經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

見三玉女在閤西北山腹以刀子剜地隨便有水熟記其處趨起掘之果獲甘泉四年從少林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寛敞人無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師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東有聲甚厲即念十一面觀音呪又持本經一契帖然相次影響皆絶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
唐梓州慧義寺神清字靈庚俗姓章氏綿州昌明人也生于大安山下昆季相次三人出俗皆有名望清居乎仲母胎之際頻惡葷羶及為兒雖隨戲弄遇像禮足逢

僧稽顙年十三受學於綿州開元寺辯智法師于是勅
條嚴峻出家者但念經千紙方許落髮清即誦法華維
摩楞伽佛頂等經有同冉理時故相喬琳為綿郡太守
驚其幼俊躬為降禮請削染焉則大歷中也至年十七
聽習粗通即講法華一經歲滿慧義寺依如律師受具
戒夏習尸羅依學新疏講導著述略無閒時以元和年
中終於本寺峯頂遷神於白門蘭若即郪城北郭外也
清貌古且奇皙白光瑩相國崔龜從時從事東川序真

讚云與奘三藏道顏同攝特異時一體耳門人數多其
出倫者義將也獨明俱捨兼善起信海內學人望風而
至開成中北山俱舍宗不泯者清之餘素守
唐圭峯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人也家本豪盛少通儒
書欲干世以治生靈負俊才而隨計吏元和二年偶謁
遂州圓禪師圓未與語密欣然而慕之乃從削染受教
此年進具於極律師尋謁荊南張張曰汝傳教人也當
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

之末見上都華嚴觀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唯
汝乎初在蜀因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深達義趣訔
傳是經在漢上因病僧付華嚴句義未嘗肄習即爾講
之由是乃著圓覺華嚴及涅槃金剛起信唯識盂蘭盆
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禮懺脩證圖傳纂
略又集諸宗禪言為禪藏總而序之并酬荅書偈議論
等又四分律疏五卷鈔懸談二卷凡二百許卷圖六面
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真體而融事理超羣有於對待

冥物我而獨運矣密累入內殿承問法要大和二年慶
成節賜紫方袍為大德尋請歸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
坐滅於興福塔院儼若平日七日遷於函其月二十二
日道俗等奉全身於圭峯二月十三日荼毗得舍利數
十粒悉斂藏於石室俗齡六十二僧臘三十四遺誡令
舁屍施鳥獸焚其骨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
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
非吾弟子長慶元和中官立功執政孔熾內外猜疑人

主危殆時宰臣李訓酷重於師及開成中偽甘露發中官率禁兵五百人出閤遇者一皆屠戮王涯賈餗舒元輿方在中書會食聞難作奔入終南來投唯李訓欲求翦髮自匿從者止之訓改圖趨鳳翔時仇士良遣人捕師入左軍面數其不告之罪師怡然曰貧道識訓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固死甘心中尉魚恒志嘉之奏釋其罪焉或曰密師為禪耶律耶經論耶對曰夫密者四戰之國也人無得而名焉可

謂大智圓明自證利他大菩薩也是故裴休論譔云議者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為務乃為多聞之所役乎豈聲利之未忘乎噫議者焉知大道之所趣夫一心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為戒定慧開而為六度散而為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為法隨願而起者為行未必常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

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自迦葉至富那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摧滅外道為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為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為道跡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寂或蟬蛻而去或火化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跡者非善行守規墨

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為大牛不超過無以為大士故
師之道也以知見為妙門寂淨為正味慈忍為甲冑慧
斷為劍矛破內魔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鎮撫邪襟解
釋纏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而使照
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恥之三乘不興四分不
振吾師恥之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恥之避名
滯相偃我增慢吾師恥之故遑遑於濟拔汲汲於開誘
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聲人有依歸者不俟請則

往矣有來益者不俟憤則啓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驚狠不怠於叩勵其以闡敎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貪則施暴則斂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墮則奮自榮者慊自堅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義凡士俗有捨其家與妻子同入其法分寺而居者有變活業絶血食持戒法起家為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為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為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甚衆不可以

紀真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深淺矣議者又焉知大道之趣哉按通志載圭峯禪師蓬州人

昔人相傳鷺鷥山有井井側有巨人足跡母履其跡而孕生師棄諸野馬牛避之鷺鷥以羽覆之母收以養及長奉佛於青蓮山講經其上青蓮湧出有八龍聽經今有八龍池塔曰青蓮塔焉

唐釋懷空姓梁氏閬州人也幼適本州着闍山廣福院

削染得戒之後遊方慕學於大寂禪法洗然明暢後至彭城安豐山拄錫宴默不數載間成大伽藍嘗有一僧乘空而至遶垣墻不息或躡蓮花或時履地人咸瞻覩數日之後禮辭空且曰我三五稔却來依附言訖不見空以興元元年滅度春秋八十八長慶元年二月方遷入塔云

唐釋有緣俗姓馮東川梓潼人小學之年往成都福感寺事定蘭開士即宣宗之師也隨侍出入多在内中一

旦宣名帝以筆書其衫背云此童子與朕有緣故稱有
緣云大中九年遇白公敏中出鎮益部開戒壇即於淨
衆寺具尸羅續游京輦聽習經律五臘後身披布褐手
執墨勅海內遊行參見小馬神照凡同時叢林禪祖無
不禮謁者乃居滁州花山及南遊至武夷山時廉使李
誨為築禪室乾符三年至縉雲龍泉立院因奏祠部給
額號龍安天祐丁卯歲六月朔日終報齡七十三臘五
十二於寺南園荼毗散分舍利數百粒後收四十九粒

并遺骨一餅瘞于石塔晉開運年一泰律師撰碑
唐閬州長樂寺法融姓嚴氏閬中人也稚齒好淨業父
訓令秉筆便畫佛形像至於聚戲摶沙為塔所作無非
佛事年甫十三見釋子掘其衣坐執經卷苦求出家依
長樂寺慧休法師為弟子經誦皆通乃詣戒善開講南
山律鈔後遊雲水見嵩嶽普寂禪道風行密付心印往
弋陽福寧寺放蕩閒居學道者羣至以大和九年示疾
而終春秋八十九

唐法真禪師梓州人屻齡夙悟南遊見藥山道人次至嶺外大溈會下清苦練行溈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此不曾問一轉語師曰教某向甚麼處下口溈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作手勢掩溈口溈嘆曰子真得其髓從此名傳天下還蜀寄錫天彭堋口山龍懷寺三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中有一樹圍四丈餘南開一門中空不假斤斧時人因號為木禪菴師居其下十餘載蜀主遣使屢徵皆辭不赴賜號神照大師傳燈錄云法真禪師

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壞
僧曰恁麼即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也師問僧什麼處
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還來得麼
僧曰即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
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師
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者箇衆生骨裹皮
如何師拈草履於龜邊着僧無語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
云是我自已曰為什麼却是和尚自已師曰是汝自已

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崙
塼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爐曰還受也
無師曰火爐露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
箕曰如何是赤土畫簸箕師曰簸箕有唇米不跳出一
日衆僧參次師口作患風勢云還有人醫得吾口麼僧
俗聞之多送藥至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令正乃
云如許多時鼓者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吾口指月錄
云法真禪師上堂柳色含烟春光迥秀一峰孤峻萬卉

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
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賓中有主
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
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混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
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
入帝鄉
白孔六帖云東川解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
日夜誦經九沍池中養魚盡知其數以名名之皆出水

面使去即没

五代閬州光國院行遵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後唐莊宗即位入洛進方物因留京邸同光末會明宗將入兵亂相仍乃自翦翦飾變服為僧竄身巴蜀逮晉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默于閬中寓光國禪院院徒以律法住持亦不知遵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噉次欻起出門呌噪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於西北鄰居咸令備之是夕果

然煨燼無遺衆聚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秉炬而過
老僧恨追不及耳又于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
錢不言其數趙乃呂人發之畚鍤方興適遇客至為家
僮所取喧爭之際盡化為青泥人各分得百餘後圬墁
門壁往往而有馬遵或經人塚墓知其吉凶至於風角
鳥獸聞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契合故州閭遠近咸以
預言用為口實後終于晉安玉山
傳燈錄云果州清居山浩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金雞啼石戶得意逐波清曰未審是誰
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蜀中廣記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九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九

川北道二

宋祖印居訥禪師梓州中江蹇氏子初生有神光滿室年十一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僧元昉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以講學冠兩川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馬祖

道被天下應般若多羅讖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
公而亮公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公焚疏鈔稱滴水
莫敵巨海師憮然良久曰汝知其說乎禪者曰我不能
知也師於是出蜀放浪荊楚屢閱寒暑迄無所得西至
襄州洞山禜座下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彌在大
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可及以明八萬四
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衆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為
即煩惱自然枯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

之海若更起心思慮即有攀緣即塵勞愈高煩惱愈深
不能至諸佛智頂師豁然有省嘆曰石鞏云無下手處
而馬祖云曠劫無明今日一切消滅非虛語也後遊廬
山道價日增南康太守程師孟請住歸宗遂嗣榮禪師
又住圓通仁宗皇帝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
院堅辭不赴於是賜師號祖印禪師師臨衆簡嚴不妄
言笑常入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
雞鳴其精進如此既老退居寶積巖時江州牧劉公述

每造師問道一日忽辭劉公歸沐浴端坐示寂劉公率
緇俗送往茶毘火燄中白氣上貫太陽大衆驚仰歐陽
文忠公獨加尊敬每問南來士人曾見訥禪師否又與
老蘇明允遊相好云
宋雪竇明覺禪師諱重顯遂州李氏子初參智門問不
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來師纔近前門以拂子
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遂寧縣志稱師
住翠岩菴極有詩名嘗送僧云紅芍藥邊方舞蝶碧梧

桐裏正啼鶯離亭不折依依柳況有春山送又迎又送
僧之金陵云勝遊生末跡極目狎時羣捲袖消寒木揚
帆牽斷雲曙餅花外汲午磬浪邊聞別後石城月依依
遠共分有詩集傳世又著明覺語錄六卷
宋昭覺純白禪師梓州飛烏人姓文氏父謙聞法於松
山道者以死生為戲白衣梵行緇俗無出其右者嘗云
吾根鈍不得入圓頓願有子續佛慧命足矣師少聞父
誨諦聽沉思有如夙習一日躍過溪忽有省不覺失笑

坐三十四夏小師得法出世者曰宗顯宗化嗣法者曰
劍州元封常照邛州鉄像子嵩師於昭覺為第一代塔
至今存

宋大隨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閬之玉山大儒趙公約仲
子也十歲病甚母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
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
首衆永安恩禪師於臨濟棒話發明次聞五祖機峻欲
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

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床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
伎倆秖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叅三
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
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
師遺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秖是未曾得老僧說話
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
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猫兒趙
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徧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

迺曳杖渡江適大水之漲因留四日齊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參黃檗語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飜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

遀即不然行年七十老瓏瞳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别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日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掤口廨院留遺誡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烟霧四合猿鳥悲鳴荼毘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舍利五色者不可計瘞于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文禮作師畫像贊曰

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唧溜別處著間房叢林難講究那

水潭蛇出驚人鈍鐵鍋雞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

晚歲放踈慵却與俗和同勒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

顯家風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摇鐸向虛空那知喪

盡白雲宗

宋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祖告香日

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

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覃祖曰你

秖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邪又問你曾游淛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輥一輥看祖以手作打杖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陽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秖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後還漢州四衆請開法無為

遷正法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花迦葉微咲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
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遍地生華故號
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
一義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
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閒言語遂拈起
拂子曰會了噢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箇須彌
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

宋丹霞子淳禪師劍州賈氏子弱冠為僧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縱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為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仔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

刀翦不開深深玄妙音玉女夜懐胎上堂亭亭日午猶

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

明前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

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

却十成底事直須丟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

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麽良久曰常行

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採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花

謝了無依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宋潼川梅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木
椮花不犯春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石女不粧眉
宋閬州光國文賛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禍
不单行又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豼座旣登師如
何説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僧云恁麼則佛佛道同
師曰猫兒帶紙帽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領僧云
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僧云錦屏天下少光國世

間稀師曰退
宋雲葢守智禪師劒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時法
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即之昌問曰汝何所
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
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昌使
謁翠岩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黄龍於
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從雲葢僧問
有一無絃琴不是世間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

拊膝一下僧云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師曰陜府出鉄牛上堂緊鞘離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鉄蒺藜打碎龍虎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超彌勒上堂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騷駞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上堂舉趙州問僧向甚麼處去曰摘茶去州曰閒師曰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斗孤雲野鶴呵呵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覔

即知君不可見雖然先德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出不得秖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相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師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絶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胷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

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訃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迴

宋黃蘗真覺禪師潼川羅氏子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窻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叅問師徑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遴選黃蘗主人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荅曰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宗仰之上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

作模範歸宗磨雪峯毬此箇門庭接上流若是黃蘗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亦不推磨亦不輥毬前面是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撥破你面門於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它求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上堂寂兮寥兮蟾蜍皎皎下空谷寬兮廓兮曦光赫赫流四海曹溪路上勦絕人行多子塔前駢闐如市直饒這裏薦得倜儻分明未是衲僧活計大丈夫漢須是向黑暗獄中敲枷打鎖餓鬼隊裏放火奪漿推倒慈氏樓

拆却空王殿靈苗瑞草和根拔滿地從教荊棘生

宋宗顯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為進士有聲嘗晝掬溪水為戲至夜思之遂見水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叅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咲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棙子難過趙州

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闊掠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秖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為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且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秖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秖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

機緣相契遊遶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所
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
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
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為小叅
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
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
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
出這圈繢不得如何是這圈繢師曰井欄唇上堂舉仰

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窻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往往獼猴即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秖如內獼猴睡時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床執仰山手曰往往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

秤金師雖然闇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
賊贓便下座
宋南岳慈感禪師潼川杜氏子工堂古佛心秪如今若
不會苦沉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為酬荅
沙岸蘆花青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劄
宋歸宗正賢禪師潼川陳氏子幼從三聖海澄為苾蒭
具滿分戒遊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
誦義亦頓曉秀稱為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叩佛眼

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絶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奥疊疊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妝二字授之紹興已巳歸宗虛席郡侯禮請堅卧不應寶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强之乃就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衆曰作麽生若也擬議賢

上座謾你諸人去也打地和尚嗔他祕魔巖主擎箇叉
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摑成虀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
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
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閻老子知得乃曰賢上座
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摠在我手裏秪向他
道閻老子你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床下座僧問久
默斯要巳泄真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師曰耳朶在甚
麼處曰一句分明該萬象師曰分明底事作麼生曰台

星臨照枯木回春師曰換却你眼睛

宋潼川愚邱居静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馬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麽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廝見師珍重便行出住東岩上堂月生一東岩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麵倉儲無顆粒崖爲伴泉爲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

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鍾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倘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

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椂牀子受行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為師若不到恁麼田地衹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

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為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尾是根基

宋劍門南脩造禪師淳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贇禪師坐次贇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

靈龜曳尾

宋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麽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麽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麽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餿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

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遊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顧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絶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和尚忌日上堂二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清風其柰出門便是草因唤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掃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

宋東林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叅圓悟徹有省
發泊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
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
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
一塵起大地收爲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
甚麼却不知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
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
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

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麽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鸜鵒語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築着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上堂云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

過去諸如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
未來脩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
風不能繼紹甘自鄙棄穿窬墻壁好不丈夫敢問大衆
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
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邱各從其類此衆無
復枝葉純有真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為
瑞鸑鷟不為禜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
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卧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

粥足飯足俯仰隨時觔籠不亂撓匙老鼠不咬甑箄山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月雨水没兩湖蓮鏤漏燒燈盞柴生滿灶烟已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所以旃檀叢林旃檀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一人為主兩人為伴成就萬億國土

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
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問如何是
佛師曰汝是元因僧近前曰喏喏師曰裩無襠袴無口
問如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
和尚師曰誌公不是閑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黄絹幼
婦外孫虀臼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絶妙好辭曰如何是
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師曰玄沙和尚

曰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宋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宋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宋智者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游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着動着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為不遜乃叱出師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挂搭時乜庵為西堂為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

手指胸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荅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别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乜庵深肯之

宋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

眼上堂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
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因一
亡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絕氣息無蹤跡擲拄杖
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叅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
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
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
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攜君過萬山
忽然撞着臨濟大師時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宋淨慈北磵禪師名居簡字敬叟潼川王氏子以其寓
北磵日久故人稱北磵云先出家天台報恩光孝寺退
居杭飛來峰之陰張公誠子與盱江刺史走書以唐僧
紹隆所開山處之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處之不應
後遷至淨慈師頌世尊初生話云一聲哇地便吒哩突
出如斯大闡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又
頌楞嚴經六解一亡云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
春風篆烟一縷閒清晝百鳥不來花自紅嘗闢一室以

居名曰鼃室作賦以自見其略曰進則面墻退則坐井柱忽不支壁忽就殞豁然而虛漠然而罔如蒙之擊如震而警又曰如無盡藏如大圓鏡前山送青若壯士之排闥後山回闖擬良工之御駿撫鴻鵠而晚眺入冥冥而遠引咲雲烟之輕去漫悠悠而無定駐落日於西崦延初蟾於東嶺是皆中所得也有北磵集十九卷行世盱江張公誠子序之曰讀其文宗密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範為一人不能當也北磵於人不苟合合

亦不苟睽取舍去就之際潔如也龍泉葉公水心酧師詩曰簡公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青染綠未禁春師居天台委羽有二姓爭竹山竭產不肯已仙居丞王君懌來囑師諷之乃作種竹賦一首示二姓而訟遂止

宋徑山師範禪師梓潼雍氏子九歲依陰平山僧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具戒明年次成都坐夏正法遇老宿名堯者師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

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厠提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於育王佛照問師曰何處人師曰劒州人佛照曰帶得劒來麽師隨聲便喝佛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資薙髮故佛照室中常以烏頭子目之久復還靈隱破庵居第一座未幾以台雁未到拉月石溪同遊至瑞岩時雲巢領住持事留分座忽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茅其姓衣冠與疇昔所夢無

異云徵入內奏對詳明上為之動色賜金襴僧伽黎仍宣詔慈明殿陞座垂簾而聽賜佛鑑禪師號淳祐戊申秋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於朝而舊疾適作三月旦升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强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集兩班區畫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咲諧謔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為請乃執筆疾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

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頂而逝稟法分化有雪
岩欽斷橋倫西岩惠焉

蜀中廣記卷八十九

蜀中廣記卷九十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十

附錄經驗果報等

任昉述異記宋羅璵妻費氏寧蜀人父悅寧州刺史費少敬佛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苦心痛垂命闔門惶懼屬纊待時費私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

祐庶不於此遂致一死也既而睡卧食頃如寤如夢見佛於牕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童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與從妹即琰外族曾祖尚書中兵郎費愔之夫人也惟時省疾牀第亦具聞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戒至終

法苑珠林宋馬虔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宣漢縣寧以元嘉十二年七月夜於縣得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觀諸天伎樂盈牣空中

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
乢消人中齋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
相識楊暹等八人並着鎖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土中
天際神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惟語遼曰若能修立功
德猶可延長也暹等皆如期亡遼聞益懼奉法山居勤
勵彌至虔伯後為梁西曹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復
命為行參軍虔伯耳荆楚之言心甚懷懼求蕭解職將
適衡山蕭堅不許十五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

八月四日危篤守命其日黄昏後忽朗然徹視遥見西面有三人姿質金曜儀相端備虔伯委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項之不見同居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即小瘥虔伯所居廨宇甲陋于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瓌耀皆是珍寳於是所患悉以復

宋太原人王球字叔達為涪陵太守以元嘉元年于郡失守繫在刑獄防鎖堅固球先精進用心尤至獄中百餘人並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

世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光明
接行品併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
觀音第三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既覺
鎖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志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
而被原宥
唐武德中都水使者蘇長為巴州刺史長將家口赴任
渡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溺死惟
有一妾常讀法華經船中水入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溺

妾獨不沉隨波泛濫項之看岸逐經函而泊開視其經了無濕汙後嫁為人婦逾舊篤信

唐貞觀元年蓬州儀隴縣丞劉弼前任江南縣尉時忽有一鳥於弼房前樹上鳴土人云是惡鳥不祥之聲家逢此鳥殺主不疑劉弼聞懼思念欲修功德禳之不知何福為勝夜夢一僧徧讃金剛般若經令讀誦百遍依命即讀滿至百遍忽有大風從東北而來拔此鳥樹隔舍遥擲巷裏其拔處坑縱廣一丈五尺過後看其風來

處小枝大草並隨風迴靡風止復起如故故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遂州人趙文信貞觀四年暴死三日復甦自說云初死有人遮擁驅逐將行同伴十人並共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見有一僧王先喚師問云師一生已來修何功德師荅云貧道從生已來惟誦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忽即驚起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師諗誦般若當得昇天出世何因錯來至此王言未訖忽有天衣來下引師上天

去後喚遂州人前汝從生已來修何功德其人報王言某一生已來不修佛經唯好庾信文章集録王言庾信者是大罪人現此受苦汝見庾信頗曾識否其人報云雖讀渠文章然不識其人王即遣人引出庾信令示其人迺見一龜身一頭多龜去少時現一人張口云我是庾信為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雜糅俗書誹謗佛法謂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報龜身苦也此人活已具向親說遂州之地人多好獵採捕蟲魚遠近聞見者共

相鑒戒永斷殺業各發誠心受持般若焉
唐貞觀五年隆州巴西縣令狐元軌者信敬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經無由自檢憑彼土抗禪師檢校抗迺為在寺如法潔淨寫訖入袠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處忽為外火延燒堂宇是草覆一時灰蕩軌於時任馮翊縣令家人相命撥灰覓金銅軸既撥灰開其內諸經宛然如故黃色不改惟箱袠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于時聞見之者莫不嗟異

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字焦黑訪問所由迺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雜食行急不獲潔淨直爾立題便去由是色焦觀者起信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

任自信嘉州人唐貞元十五年曽往湖南常持金剛經潔白無點過洞庭湖忽有異物如雲冒舟上俄頃而散舟中遂失自信不知所在久之凌波而出云至龍宫謁龍王四五人命昇殿念金剛經與珠寶數十事二僧相送出宫一僧曰憑附小信至衡岳觀音臺結真師付之

云是汝和尚送來令轉金剛經至南岳訪真師云汝和尚滅度已五六年矣

唐貞元十七年段文昌自新入蜀應南康王韋皋辟命泊韋之暮年為賊嬖譏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卒賊闢知留後文昌舊與不合閒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為導初意縣吏迎候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向來知府帖矣時文

昌念金剛經已六年數無虛日信乎志誠心堅有感必應向夾道左右乃經所著跡也後闢逆節漸露諂以表滋為節度使文昌從弟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表事旋發悉為魚肉賊謂文昌知其謀於一時念經夜久素覺困寐門戶悉閉忽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擲嚗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悉睡俾燭樺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門扃已開矣

唐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見一人著黃衣至牀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闢與竇懸對事要名為證昭即留坐逡巡又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前吏惟其遲荅曰只緣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君勿懼嗽生人氣須得豬胞君可面東側卧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里餘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門及入見一人怒容可惡駭即趙判官也語云劉闢取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梓州稱准開判殺闢

又云先無牒君為孔目典合知事實未及對隔壁聞竇
懸呼陳昭好在及問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祭見冥吏
云竇使君形容極惡不欲相見昭乃具說殺牛實奉劉
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麻見在漢州其私房架上即令
吏領昭至漢州取之門館扃鏁乃於節竅中出入委曲
至閣乃無言趙語昭爾自有一過知否竇懸所殺牛爾
取一牛頭昭未及答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抵也須臾
見一卒挈牛頭而至昭即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

百考五十日因問昭曾作何功德昭即自陳曾設若干
齋畫其像趙云此來生福耳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讀金
剛經趙曰可合掌昭如言有頃見黃襆箱經自天而下
住昭前昭取視之即表兄所借本也標有燒處尚在又
合掌其經即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回令昭往一司向
生祿簿檢其脩短吏報云昭本名釗是金旁刀至其年
改為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年大得作
樂事何不悦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馬當路吏云

此爾本屬可秉此即騎乃活死一日半矣

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茹葷飲酒為賞設庫子前後為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唐大和四年郭釗鎮蜀川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綿纈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番狗隨郭卧起非使宅人逢之輒噬忽吠聲立抱王殷之背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趙安成都人唐大和四年在家常持金剛經日十遍會

蠻寇退歸安於途中見軍器輒收置於家為仇者所告吏捕至門涕泣禮經而去為獄吏所掠遂自誣伏罪將科斷到節帥廳枷杻自解乃詰之泣曰安不為盜皆得之巷陌每讀金剛經恐是其力節帥叱之不信及過次忽於按名下書一於字後即云餘並准法竟不知何意也及還洗浴禮經開匣視之其經揉裂折軸若壯夫之拉也妻曰某日聞庫中有聲如有斫扑乃安被考訊之時無差跌矣

唐太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已姪爲冥官廳子遂引見准還又云是已兄貌皆不類其兄語云有寃牛一頭訴爾燒畬枉燒又曽賣竹與殺狗人作塋簇殺狗兩頭狗亦訴爾爾今名未注死籍猶可以免爲作何功德翰請日持金剛經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

唐太和五年梓州人倪勤以武畧稱因典涪州興教倉素持金剛經倉有廳事面江甚為勝槩乃設佛像而讀經其中六月九日江水大漲惟不至此廳下勤讀益勵洎水退周視數里室屋盡溺此廳畧不沾漬倉亦無傷人皆禮敬

唐南康王韋臯鎮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同大寺學念金剛經性鈍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為番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於地以髮

繫檝覆以馳廁寢其上此人唯念經題忽見金一鋌放
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鋌走計
行未得十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
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初韋
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唐李琚成都人大中元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瘦疾恍惚
之際見一人稱行病鬼王罵琚云抵犯多我來領汝云
明日後共三女人同來速設酒食皆我妻也琚亦酬卒

曰汝何得三妻但聞河北啾唧不覩人也及期果來至
二十一日辭去琚亦拜送却迴便覺身輕於佛堂作禮
將喫粥却行次忽被風吹去住足不得乃至一大山見
江海無涯人畜隨流琚立岸邊不知所向良久有黄衫
人問曰公是何人隨我來方四五步已見江山甚遠又
問作何善事若無適足於水上作猪羊等也細說恐王
問琚云在成都府曾率百餘家於淨衆等造西方功德
一堵於大聖慈寺寫大藏經已得五百餘卷使者讃歎

引去約五十里見一大城入門數里見殿上僧長六七
尺語王云此人志心造善無有欺謟王詰黄衫人於何
處得文帖追平人來荅云山下見領來無帖追王云急
送去便見所作功德在殿上碑記分明石壁造廣利方
在後使者領去又入一院令坐向琚說緣漢州刺史韋
某亡欲令與作須州刺史琚都不諭六七日歸凡過十
三處皆云王院悉有侍衛總云與寫一卷金剛經遂到
家使人臨别執手亦曰乞一卷金剛經便覺頭痛至一

塔下聞人云我是道安和尚作病卓頭兩下顧得你道心堅固遂醒見觀音菩薩現頭邊立笑自此頓寤妻兒環泣云没已七日唯心尚暖寫經與所許者自誦不怠

張政卭州人唐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見四人來捉行半日至大江濶甚渡深三尺許細看盡是膿血便小聲念金剛經使者便入城見胡僧長八尺餘罵使者何不依帖亂捉平人盡皆驚拜及領見王僧與對坐曰張政是我本宗弟子被妄領來王曰待略勘問僧色

怒下判放去見使者四人皆着大枷僧自領政出城不見所渡之水僧曰吾是汝所宗和尚汝識我否我是須菩提乃知是持經之力再三拜禮僧曰弟子合眼僧以杖一擊不覺失聲乃活

巴南宰韋氏忘其名常念金剛經唐光化中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着緋衣挈二子偕行登山前嶺行人相駐呌噪見是赤狸大蟲三子母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云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剛經并為母造一百部忽有鹿馴戲見人不驚犬亦不吠逡巡自去有人宰羊呼待同食食了即卒使者引去見一城門上有額遂令入見王王呼何得食肉待云雖則食肉此元持經王稱善曰既能持經何不斷肉待為母寫經有屠兒李迴奴來請一卷焚香供養迴奴死後有人見於冥間枷鎖自脫亦生善道

唐陳文達梓州郪縣人常持金剛經願與亡父母八萬四千遍多有祥瑞為人轉經患難皆免銅山縣人陳納

曾為冥司所追見地下築臺問之云此是般若臺築之
待陳文達其為冥司所敬如此
唐薛嚴忠州司馬蔬食長齋日念金剛經三十遍至七
十二將終見幢蓋音樂來迎其妻崔氏即御史安儼之
姑也屬纊次見嚴隨幢蓋冉冉昇天而去呼之不顧一
家皆聞有異香氣
前蜀王氏乾德初有小軍使陳公嫛高中令駢諸孫女
若人持不殺二十餘年後為男女婚娶禮須屠宰親戚

言自已持戒行禮酒筵將何以娛賔也依違之際遂多
庖割餓未浹旬得疾頗異口但慌言已而三宿還蘇述
冥間事初被黒衣使者追攝入岐府城隍廟廟神峨冠
大袖與一金甲武士晤坐使者領高見神武士言語紛
紜扼腕駡曰吾護戒神將也為汝二十年食寢不遑豈
期忽起殺心頓虧戒檢命雖未盡罪亦頗深須送冥司
懲其故犯城隍神問高曰汝更修何善追贖過尤乎白
曰誦得三傷頌一鉢和尚歌遂合掌向神厲聲而誦神

與武士聳耳擎拳立聽顏色漸怡及卒章神皆涕淚迺謂高曰且歸人間宜切營善拜辭未畢飈然起坐備陳厥事自此三傷一鉢之歌人皆傳寫諷誦焉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巨富有一男名天保鍾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豬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㹠是君兒也方前百餘日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視見在西天騰空而

去香氣充滿彌日迺歇
東川牙將者其子嘗瘖忽一日畫地告其父曰兒宿瘴深重被茲業病聞大聖院神通欲舍身出家依止供養冀消除罪根耳父許之由是虔潔焚脩夙夜無怠經數載倏尒能言抗音清辯超於羣輩後有跛童子者覩茲奇異發願於大聖院終身苦行懺悔求福未逾期歲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步驟無礙事悉具本院碑殿右東廡有瘖僧跛童子二畫像並存

山居錄云黃山谷謫涪夢一女子語之曰妾生前誦法華經願身後爲男子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妾後身也學士年來患腋氣緣年久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患能起而除之則愈矣既覺訪得其墓如言收掩其疾果愈涪翁自記于江壁

晉州樂至縣有臨水精舍主僧夜夢一貴人跨馬而入曰我山神也今暫還不久當復往歸寤而有金堂縣尉令狐習與病適至信宿而卒習父攜家居初未聞習病

一夕夢習緣檄歸喜甚亟迎門及下馬揖而言曰習不孝不得終事父母今當為眉山楊氏子名虞仲後二十三年仍以直言中甲科官職顯於今世矣辭訣而去父驚愕而寤其日訃至擕痛悼甚它日物色眉山楊氏實以是歲生子及長名虞仲登第之年正習死後二十三年也提刑何慤作習墓表述其事甚詳虞仲倅遂寧日令狐氏有訟事自它郡送遂寧慮不得直乃以墓表墨本因虞仲賓達之虞仲亦隱其事然蜀人多知之者表

弟沈作肅錄其墓表見遺出睽車志
偽蜀廣都縣百姓陳宏泰者家富於財嘗有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蟆萬餘頭貨之足奉償泰聞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蝦蟆於江中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蟆也出儆戒錄
偽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芻粟餵飼倍於他馬一日因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

渡馬迴舟以迎王氏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
駭浪接其主蒼茫之間遽免沈溺
唐貞觀中有一人任嶲州於寺得一真珠像至京師諸
大寺卻與千貫錢買之不肯遂毀破賣得一千三百貫
後日餘患重瘖瘂閒見一僧云何因毀壞尊像遂遣人
拔其舌長尺餘若痛呻吟數日而死德安縣令薛達備
知此事出廣古今五行記
偽蜀大慈寺賜紫慈照大師昭明主持文殊閣常募化

錢物稱供奉菩薩聖像積有星歲所獲大半入已後染疾但見火燒頂至足周而復始不勝其苦悔過懺謝唱施衣物竟不獲免

偽蜀金堂縣三學山開照寺夜羣寇入寺劫掠緇徒罄盡寺元有釋迦藕絲袈裟為千載之異物也賊曹令取與其妻析而易之夫妻當時手指節節隨落鬚髮俱墜尋事敗戮于市

偽蜀潼江軍起攻取閬州兵火燒劫閭里蕩盡佛寺有

一大鐘在有一卒揮大石擊鐘令碎而鬻之鐘旋破裂
流逆亚中卒脛雙折而死已上三則出倣誠記
宋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忽見一龜
大如車輪四足各躡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黄龜從其
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頸若有意焉因共隨逐
即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為臛食之須臾暴死
唯不噉者無恙出異苑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暴病死一日而

蘇自說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官曰汝弟證汝殺何故不認因呼恪弟死已數年矣既至枷械甚嚴官問汝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言招慰獠賊使其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殺也恪曰使弟殺牛會是實然國事也恪有何罪官曰汝殺會獠以招慰為功用求官實為己利何為國事因謂恪弟曰汝以證兄故久留汝兄既遣殺汝便無罪放任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敘官又問恪因何復殺兩鴨恪曰前任

縣令殺鴨供客豈恪罪耶官言曰客自有料殺鴨供之將永美譽非罪而何又問何故殺雞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雞卵唯憶九歲時寒日母與六枚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耶恪曰不敢但說其因耳官曰汝殺他罪自當受之言訖忽見數十人來執恪將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濫官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來有罪皆不遺生來脩福皆不見記者豈非濫耶官問主司恪有何福何為不錄主司對曰福亦皆錄量罪多少若福多

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儵忽鞭訖血流濺地旣而唱恪生來所脩之福亦無遺者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汝歸耳可勤造福因遣人送出遂蘇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至七日家人辭訣俄而命終也出冥報記

唐蜀郡法曹參軍曹惟思當章仇兼瓊之時為西山運糧使甚見委任惟思白事於兼瓊兼瓊與語畢令還惟思

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瓊請留數日兼瓊大怒叱之令出集衆斬之其妻聞之乘車攜兩子與之訣惟恩已辮髮束縛兼瓊出臨斬之惟恩二男叩頭謝之來抱馬足馬為不行兼瓊為之下泣云業已令矣猶未釋郡有禪僧道行至高兼瓊每師之禪僧乃見兼瓊曰恩命且盡請不須殺免之兼瓊乃赦惟恩明日使惟恩行瀘府長史事賜緋魚袋專知西山轉運使仍許與其妻行惟恩至瀘州因疾夢僧告之曰曹惟恩一生中負心殺人

甚多無分毫善事今究家債主將至為之奈何惟恩哀
祈甚至僧曰汝能度兩子為僧家中錢物衣服盡用施
寺仍合家素飡堂前設道場請名僧晝夜誦經禮懺延
旬月之命如不能即當死矣惟恩曰諸事易耳然苦不
食問口之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椒醬食
之即飡食矣既覺具告其妻妻賛之即僧二子又如言置
道場轉經且食羊肝即飯矣如是月餘晨坐其亡母亡
姊皆來視之惟恩大驚趨走迎候有一鬼子手執絳幡

前引昇自西階植幡焉其亡姊不言但於幡下儛儌儌不輟其母泣曰惟恩在生不知罪殺人無數今究家欲來吾不忍見汝受苦辛故來視汝惟恩命祭母母食之其姊舞更不與交一言母食畢與姊皆去惟恩疾轉甚於是羊肝亦不食常臥道場中盡日眠覺有二青衣童子其長等焦僥也一坐其頭一坐足惟恩問之童子不與語而童子貌甚閑暇口有四牙出於脣外明日食時惟恩見所殺人或破頭潰腸斷截手足或斬首流血盛怒

而來詬惟恩曰逆賊與我同事急反殺我滅口我今訴於帝故取汝來則昇階而二童子推之不得進但慢罵日中乃去惟恩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來皆為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恩病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恩大懼與妻子别於是死者大至衆見惟恩如被曳狀墜於堂下遂卒惟恩少時有千牛備身為澤州相州判司常養賊徒數十人令其所在為盜而館之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故禍及也

唐天寶後有張某為劒南節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其陳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於蜀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於張唯李尉之妻不至異之令人潛問其鄰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遣蜀之衆工絕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人音聲關捩在內絲竹皆備令百姓士庶恣觀三日去三日滿即將進內殿百里車輿闐噎兩日李君之妻亦不來三

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出宅人已奔走啓于張矣張乃易其衣服先往於院内一脱空佛中坐覘覰之須臾到先令探屋内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及歸潛求李尉之家來往者浮屠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驚而拒之㑹李尉以推事受贓爲其僕所發張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徼死于道張乃厚賂李尉之母强取之適李尉愚而陋其妻毎有庸奴之恨遂肯置于州張寵敬無

與倫比然自此後亦常髣髴見李尉在於其側令術士禳謝竟不能止歲餘李之妻亦卒數年張疾病見李尉狀益甚明忽一日覩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妾感公恩深思有所報李甚已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拔但過得茲年必無虞矣彼已來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畢而去其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內言亦略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同來皆教以嚴慎之道又一日

黄昏時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子袖於側招已
者以其李妻之來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階奔往赴之左
右隨後呼呼止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服拽張於
林下毆擊良久云此賊若不著紅衫子招背下階耶乃
執之出門去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於林下矣眼鼻皆
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出逸史
南楚新聞唐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大舉兵力不敵
奔江陵節度杜悰旣謁見怒其不趨庭退而使吏讓之

曰汝鳳翔一民也悰兩為鳳翔節度汝今靡認桑梓耶
匡謀報曰謀雖家世岐下少離中土太傅擁節已忝分
符實不曾趨走台階此日況在荆南守悰怒遣繫之發
函與韋相云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奏
請依悰處置敕既降悰乃親臨都市監戮之匡謀將就
法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寃枉無狀奈申訴非及但多
焚紙墨於泉下理之耳行刑觀者駕肩接踵揮刃之際
悰大驚驟得疾遂輿而返俄有旋風大作飛卷塵埃直

入府署乃散是夕獄吏發狂自撲而殞旬日悰卒議者以悰恃權貴枉刑戮獲茲報焉

兆夢瓆言成汭鎮荆州有墊江縣令崔與主簿李矩不協隣於水火一旦羣盜劫縣殺令崔賊過後矩入宅檢校有一廳子方避賊見矩以為與賊通明日言鎮將衆咸知矩崔失歡頗疑之執送中州推問不伏遂解送江陵禁右廂獄廂吏逮於具獄催吏常其言於判官范其曰李矩詆讕須栲竟之范固不許常竟鍜鍊以成之矩

臨刑戒家人多燒紙筆訟於地下纔一月常某暴亡後
李矩白日見身范驚仆矩曰某受判官深恩非敢造次
但冥府只要為證耳及妻子以誠祈之乞容旬月區分
家事雖無痛苦飲食如常但困憊踰月而卒

王蜀時杜判官妻張氏士流之子與杜齊休數十年誕
育一子壽過六旬而殂歿洎殯於家累旬後卜窆于外
啓墳之際覺柩器搖動謂其還魂剖而視之化作大蛇
蟠蜿其中骨肉舍散俄頃徐奔林莽而去又興元靜明

寺尼曰王三姑亦於棺中化為大蛇其杜妻至晚年不敬其夫夫老病視聽步履皆不任持凍餒而卒人以為化蛇其應也出玉堂閒話

乾德中偽蜀御史李龜禎久居憲職嘗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覩十餘人摧頭及被髪者叫屈稱寃漸來相逼龜禎慴懼迴馬徑歸說與妻子仍誡其子曰爾等成長筮仕慎勿為刑獄官以吾清慎畏懼猶有寃枉今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

偽蜀御史陳潔性慘毒每讞刑定獄嘗以深刻為務十年內斷死千人因避暑行亭見蟢子懸絲面前公引手接之成大蜘蛛銜中指拂落階下化為厲鬼云來索命驚訝不已指漸成瘡痛苦十日而死

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懷武自入內捕捉賊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亞于王侯聲色妓樂為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

曰狗至於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勲貴客當庖看厩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是以人懷恐懼蜀破之初有與巳不相叶及積金藏鏹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冤枉之聲聞於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餘口無少長戮于市出王氏聞見録

偽蜀華陽縣吏郝溥因追欠稅戸街判司勾禮遣婢子

阿宜赴縣且囑溥云不用留其殘稅請延期輸納郝溥不允留阿宜五日仍納稅子放出明年縣司分擘百姓張瓊家物業郝溥取錢二萬張瓊具狀論訴街司追勘勾禮見溥大笑曰你今日來也莫望活千萬一死令司吏汝勲成罪遂殺之不數月汝勲見郝溥來索命豈日暴卒勾禮晨興忽見郝溥升堂羅拽毆擊因患背瘡而死

偽蜀寧江節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屬縣皆率配財貨以為賀禮巫山令裴坦以編户羇貧獨無慶獻宗黯大

怒名裴至誣以他事生沈㶑湏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
黷遣人撑流而下經宿逆水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衛門
宗黷頗不自安神識煩撓竟得疾暴卒
草承臯者偽蜀時將校也有待詔僧名行真居蜀州長
平山嘗於本州龍興寺立塔十三級費鎮銀萬計尋為
天火所焚第三次營立方就人說其有黄白之術也及承
臯典眉州名行真至郡有盧敬芝司馬者以殖貨為業
承臯常謂之曰某頃軍中與行真同入幕遇一韋處士

授以作金術適來鄙夫老矣故名行真同修舊藥藥成當
得分惠為吾子罷商賈之業可乎盧敬諾藥垂成韋收
坐罪貶茂州叅軍臨行盧送至蟇頤津韋收沈藥鼎於
江謂盧生曰吾罪矣先是授術韋處士者吾害之而滅
口今日之事藥成而禍及其有神理乎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嘴
入腦而死安有男景章厚與金帛遂隱其事人莫知之
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膿血不絕或時

覩趙安瘡透喉遂死

蜀錦浦坊民李貞家養狗名黑兒貞因醉持斧擊殺之

李貞臨老與隣舍惡少白昌祚爭競昌祚乘醉以斧擊

貞死馬時昌祚年十九歲與殺狗年正同昌祚小字黑

兒寃怨顯然不差絲髮

蜀金鴈橋有韓立善製釣鉤積有年也因食魚鯁喉成

瘡脫死

宇文氏僞蜀之富家也孀居國之東門嘗閫寢室上有

人行命僕子升屋視之獲得野狸三頭并狸母宇文氏殺狸母而存其子焉未朞歲宇文氏適護戎王承丕丕殺判官郭延鈞一家宇文氏并前夫一男二女下獄定罪赦男女斬宇文氏吁得非殺狸母之所報也

蜀郡大慈寺律師修準雖云奉律性甚褊躁庭前植竹多蟻子緣欄檻準怒伐去竹盡取蟻子棄炭火中焚後忽患癬瘡遍頭面醫者云蟻漏瘡不可醫後竟卒

王氏聞見錄有沈尚書失其名常爲秦帥親吏其妻很

戾而不謹又妬忌沈常如在犴狴之中後因間退挈其
妻孥寄于鳳州自往東川遊索意是與怨偶永絶矣華
洪鎮東蜀與沈布衣之舊呼初兄既至郊執手敘其契
濶待之如骨肉遂特創一第僕馬金帛器玩無有闕者
送姬僕十餘輩斷不令歸北沈亦微訴其事無心還家
及經年家信至其妻已離鳳州自至東蜀沈聞之大懼
遂白於主人及遣人却之其妻致書重設盟誓云自此
必改從前之性願以偕老不日而至其初至亦甚柔和

涉旬之後前行復作諸姬僕悉鞭箠星散良人頭面皆拏擘破損華洪聞之名沈謂之曰欲為兄殺之如何沈不可如是旬日後又作沈因入衙精神沮喪洪知之密遣二人提劒牽出帷房刃於堦下弃屍於潼江然後報沈沈聞之不勝驚悖遂至失神其屍住急流中不去遂使人以竹竿撥之便隨流來日復在舊湍之上如是者三復使繫石縋之沈亦不逾旬失魂而逝得非怨偶相仇也

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賈為業常負鹽鬻于巴渠之境路

由興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潺壑猿徑鳥道路眠野宿杜絕人煙鷙鳥戢獸成羣食啖行旅行言結十餘輩少壯同行人持一拄杖長丈餘銛鋼鉄以刃之即短鎗也纔登細徑為猛虎逐及乃露宿于道左虎忽自人衆中攫行言而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之呼喊連山於數十步外奪下身上爪攫之蹤已有傷損平旦前行虎又逐至其野宿衆持鎗圍使行言居當心至深夜虎又躍入衆中攫行言而去衆人又逐而奪下則傷愈多行

旅復銜而前進白晝逐人略不暫捨或跳於前或躍於後時自道左而出於稠人聚中提行言而去竟救不獲終不傷其同侶須得此人充其腹不知是何寃報逃之不獲出玉堂閒話

蜀青石鎮陳洪裕妻丁氏因妬忌打殺婢金危潛於本家埋沒仍牓通衢云婢金危逃走後遷居夾江因夏潦漂壞舊居渠岸見死婢容質不變鎮將具狀報州追勘擬伏其婢屍一夕壞爛遂寘丁氏于法

錄異記郫縣有民於南郭渠邊得一小蛇長尺餘刳剔五藏盤而串置於烟火之上焙之數日民家孫子數歲忽遍身腫赤皮膚炮破呻吟痛楚異常因自語曰汝家無故殺我刳剔腸胃置於火上且令汝兒知此痛苦民家聞之驚異取蛇刻竹以水灑之焚香祈謝送於舊所良久蜿蜒而去民家兒亦平愈

劍州永歸葭萌劍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諭於人

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為上若為惡事者我常令猫兒三五箇巡檢汝來語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歲約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是虎所化也皆敬而懼之出錄異記

唐末蜀人攻岐師還次于白石鎮裨將王宗信駐于普安禪院僧房時值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宗信擁妓女十餘各據僧牀寢息夜半宗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於熾炭之上忙遽救之比及離火衣服並不

燋灼已又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繼踵而入宗信亦迷悶沃水數石其火不息諸妓或出或入各述悶失音有親吏踰䧢驛墻告都招討王宗儔至則徐入房中一一提臂而出視其衣裾纖毫不燬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於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鞭之數百疑其有幻術而此僧寔一村人新落髮一無所解耳又縛其手足取熾炭爇之亦不承宗儔

知其屈遂解之使逸出王氏見聞錄

蘇軾作外曾祖程公逸事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缺選士人有行義者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刧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

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
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
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
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金紫滿門矣公具以語
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
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
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
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

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是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

邵博字公濟洛陽人康節先生之孫紹興二年為眉州守郡有貴客素持郡縣長短通脉謝為業二千石來者為曲法奉邵雖外盡禮而凡以事來請輒不荅客銜之會轉運副使吳均從襄陽來多以襄陽人自隨分屬州

取俸郤獨不與客知吳已怒乃誣郤過惡數十條以啗吳吳大喜立劾奏之未得報即逮郤繫成都獄司理參軍韓汴懦不及事吳擇深刻吏發判楊均主鞫之極其羅織先是眉州都監鄧安民以謹力得郤意主倉庾之出入首錄置獄中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郤懼每問即承如是半月許凡眉之吏民連繫數百死者十餘輩提點刑獄縉雲周彥約纔知其寃亟自嘉州親詣踈決郤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以

酒餽游客及用官紙劄過數等事方具獄楊生即死獄
吏數人繼之明年命上邵坐貶三官歸攎為西山其秋
眉山士人史君正燕處見有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綉衫
花帽馭卒控大馬甚神駿上馬絶馳目不容睒到一甲
第朱門三重洞開馬從中入史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
徑造聽事坐上緋綠數十皆揖史君東向辭曰身是布
衣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為政何必
辭吏首白曰帝君命公治鄧安民獄今來也侯君登科

畢即奏逆矣史不獲已就坐欠伸而寤不為家人言密
書之又明年赴廷試過荆南時吴均適帥荆得疾親見
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室不敢居無幾而死史調官還夔
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君歸為報吾家人取去年秋
所書觀之可也是夕果卒又貳年所謂貴客者暴亡於
成都驛舍又明年郃見安民露布自持文書來曰安民
寃已得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指牘尾請
書名已而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郃又花書之始去

郤知不免戚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却去醫藥且衣冠待盡中夜卒家人不能舉柩歸洛於犍為之翠屏山藁葬焉

乾隆御覽之寶

蜀中廣記卷九十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曹錫爵